

LADIES IN SHANGHAI

>“妹妹”

一个个各具神韵的上海女性
在这座城市里，舞之蹈之，
演出一幕幕人间戏剧
.....

孔明珠 著

上海妹妹



孔明珠 著

上海妹妹



I 267/1261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海妹妹/孔明珠著. —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09. 6
(上海书系)

ISBN 978 - 7 - 5326 - 2835 - 3

I. 上... II. 孔... III. 女性—社会生活—概况—上海市
IV. D669.6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60961 号

责任编辑 朱志凌
装帧设计 陆素义
绘 画 非常秀
封面摄影 席 子

上海妹妹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发行
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

(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)

电话: 021—62472088

www.ewen.cc www.cishu.com.cn

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10 × 1000 1/16 印张 13 插页 9 字数 288 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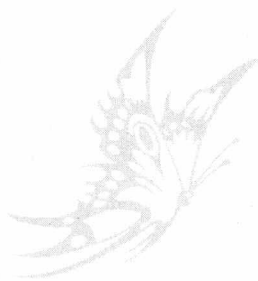
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26 - 2835 - 3/K · 621

定价: 30.00 元

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联系电话:0512—52391383



著述●孔明珠
绘画●非常秀
封面摄影●席子

责任编辑●朱志凌
装帧设计●陆素义

整体策划 山东文化



目录

机关舞会·····	1
电话间故事·····	30
34·····	玫瑰细沙月饼
39·····	东京过境七十二小时
长青公寓·····	48
76·····	演戏了霓虹灯闪烁了
86·····	米兰的凹地
结婚的格式化时尚·····	95
一个女人的乐器·····	98
128·····	烫发女人，痛并快乐着
烟雾迷蒙了你的眼·····	133
136·····	耳环
143·····	玫瑰婚礼
钻石和富翁的屁股·····	150
安福路上的斜阳·····	155
193·····	写作是一种生理现象
——《上海文化》主编吴亮与作者对谈（代跋）	



机关舞会

天很热，人声静下来，窗外蝉鸣有一搭没一搭，老式吊扇“壳隆隆”有规律地轰鸣。渐渐地，办公室充满了夏日的疲倦，她的脑袋不由也耷拉下来，索性弃了书，伏在手臂上睡着了

她到这个机关工作的时候年纪已经不小了，可是她打着两根小辮，粗乱的眉毛，斜背背包的模样却像个大学刚毕业的女生。在那个年代，读大学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，她没有机会。可她的运气还算不错，进了这个国家机关工作。

这个机关坐落在上海一条幽静的小马路上，里面都是一些戴着袖套工作的知识分子，见人喜欢谦虚地弯腰致意，文质彬彬。她有些羞涩，自己并不是知识分子。她被分配到机关的办公室做事。办公室有一屋子的人，每个人有一个办公桌，玻璃台板下夹着一张当年的年历。

她戴上一个自己用缝纫机踩的蓝底碎花布袖套，和大家一样，埋头处理文件、资料，抄写，编制页码和目录。上班的时候，办公室里没有人说话，偷眼望去，似乎人人都低眉顺眼。可是有一天，颧骨高高的主任很突兀地说道：“有些小青年要学习是好事，但是上班时间要遵守劳动纪律。”

她就听见右边角落里，铁皮抽屉哗啦一声合上，一个男青年抬起头来朝天花板“呵呵”笑笑，他长得十分白皙，五官凹凸分明，脖子很长，侧面看上去有点像画素描用的石膏像。接着他打了一个很大的哈欠，远远看过去，他的眼珠上似乎有些血丝。

“怎么样？”主任的口气忽然又软下来，慈祥地说：“年纪轻，晚上也不能睡得太晚，先用冷水毛巾去擦一把脸，等会吃了午饭，把席子摊开补一觉。”话音一落，他就笑嘻嘻地站了起来，他笑的时候，嘴巴张得很大，露出的牙齿有烟熏的痕迹。他从椅子背后抽下一块颜色模糊的毛巾，摇晃着肩膀走出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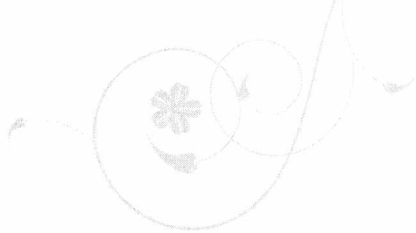
办公桌横排成一长条，每个桌子间留了很少的缝隙，只有她这边，因为新放好桌子，尚未匀给人家尺寸的关系，有一条比较大的过道。他摇晃着肩膀走过来，嘴里哼着一支不明的曲子。前几天主任把她介绍给大家的时候，他不在，所以她不知道，办公室里除了一个胖子之外，还有和她年龄相仿的同事。她感觉到他走过来，并且感觉到他的直视，心里一阵慌乱。

他从过道中挤过去的时候，对着她低下的头皮似乎哈了一口气，并轻轻打了个响指。她的脸瞬时红了，些微的愤怒窜上喉咙，她是一个有些泼辣的姑娘，公车上、夜路中遇见轻浮男人的时候，她不是吃素的。可是在这间办公室，她还是新来的，她忍了下来，没有抬头。

她是一个心思很简单的女人，不关心自己长得美不美，她不会打扮，也不化妆。她有一头乌黑顺滑的头发，额头发角都有些蜷曲，所以她也从不烫发，简单地用黑色松紧圈松松地在脑后扣一条马尾。她的衣服有很多都是嫂嫂穿下来的，她嫂嫂喜欢打扮，还有一个海外的亲戚常常捎来衣服。

才来了没几天，她的穿着便给人留下了印象。中午去食堂吃完饭，她拿着搪瓷碗回来，在大门口，机关里一个老同志停住脚步望着她，抑扬顿挫评论道，昨天你是牧羊女，今天怎么变成了公主？她穿了件蕾丝花边的长衬衫，有点像短裙子。“真的吗？”她顽皮地将衣服边张开，做了个屈膝的动作。老男人和她开玩笑她不生气的，老男人在她的眼中似乎是没有性别的，打个情骂个俏只仿佛锻炼口才，她也不小了，隐隐的刺激她能够承受。

这时，他从她身边擦过去，听到了他们的对话，他弓了弓腰，很一本正经地对老同志叫了一声老师好。她的脸又红了，所幸他似乎没有注意到。



回到办公室，还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。有的女同事到隔壁房间打毛线聊天去了，有的出去逛街买东西。她的椅子背后有一卷草席，是主任叫她去领来午睡用的。办公室地板是打蜡的，细条木板，很干净，将椅子移开，那距离铺一张草席刚刚好。可是，她没有午睡的习惯，便拿了本小说杂志，准备打发这段时间。

她的眼睛不敢东张西望，因为她感觉到办公室的几个角落已经躺下了不下三四人，尽管大家都和衣躺着，有的还在小肚子上搭条毛巾，然而毕竟人家玉体横陈不设防，瞄到一眼心里也蛮“罪过”的。

她缩小视野，像患了青光眼的人一样，视线成锥型，不给侧光和余波，专看眼前十六开大小的杂志。天很热，人声静下来，窗外蝉鸣有一搭没一搭，老式吊扇“壳隆隆”有规律地轰鸣。渐渐地，办公室充满了夏日的疲倦，她的脑袋不由也耷拉下来，索性弃了书，伏在手臂上睡着了。

她跌倒在手臂上的时候，没有考虑到角度的问题，于是，她面向着北，左脸颊压在粉白的手臂上，睫毛似小扇子盖在眼上一跳一跳，鲜红的嘴唇微微启着，有一丝涎水爬下来。惊觉到有射线偷看她的时候，她其实已经有七分醒了，可是还有三分是糊涂的，她怔怔地看着那条射线的来处，一张似笑非笑的脸隐约晃动。

“啪嗒……”日光灯打开，上班的时间到了，有人开始重手重脚做事情，高声谈笑。她猛然坐直身子，想不到自己竟然睡着了，她不好意思地取出小手帕，擦掉嘴边有点腥味的涎水。

北边角落里，他从地上爬起来，伸了个懒腰，骨头发出“咯啦啦”的响声，仿佛很欢乐雀跃。她皱紧了眉头很后悔，被人偷看去的睡样，一定是很丑的。



他来到中央，将燃着的烟叼在嘴角，两只手臂抬起来，一只高些，一只低些，无形中像是端着个什么蛮大的东西，忽然地他就转起圈子来。嘞嚓嚓，嘞嚓嚓，他嘴巴含含糊糊数着三步舞拍子

还是夏天。黄梅季节到了，连着下几天雨后，人都有一种孤独感，心里面潮乎乎的，希冀升起又破灭，仿佛没有盼头。



每天下午三点钟，机关里是要做广播操的，可是天下着雨，没有人愿意出去。几个同事伏案久了，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，走到门外。这幢洋房的旧主人很有来历，走廊的顶有三人高，廊柱是西班牙雕塑式的，落地铺就的大理石每一块都有很优雅的金线嵌条，整条走廊开阔，却有一股逼仄的威严在里头。

他在人群中吸烟。他吸烟的样子很迷人，让她想起自己的父亲。她的父亲也是吸烟的，瘾很大，一天两包，别人吸烟身上很臭，可是她父亲是香的。她父亲已经死了很久了，可是老头儿身上那股令人迷醉的香味她还记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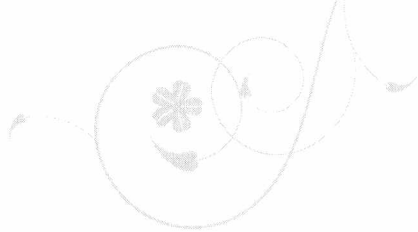
他的手指长而白皙，夹住小白棍的时候微微有些颤抖，神经质的。嘴唇凑上去吻住烟的一瞬间，她看见他的眼睛中总是有泪水似的东西漫过来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每当这种时候，她的心会痛一下。这是一个艺术型的男人，她想，易感的男人。

他不知说了一句什么话，围着一起吸烟的男人都笑起来，有人向后退了一步，让出一块空地。他来到中央，将燃着的烟叼在嘴角，两只手臂抬起来，一只高些，一只低些，无形中像是端着个什么蛮大的东西，忽然地他就转起圈子来。嘤嘤嘤，嘤嘤嘤，他嘴巴含含糊糊数着三步舞拍子。哈哈，哈哈……大伙都憋不住笑了，有人把头别开，好像怕打断他的兴致。她虽然站在远处，看到他在大庭广众下跳交谊舞，在众人的嘲笑或是哄笑中像陀螺似的停不下来，也感到很尴尬，关我什么事情呢？她镇定下来，带着些微怒气回到办公桌前。

后来他又在走廊里表演过几次，围观的同事也越来越多，楼上楼下大家都知道他会跳舞了。偶尔的，也有一两个不甘寂寞的老师闻讯过来，非常惊喜于交谊舞的复活，忍不住摆一两个动作，显显身手。一天，人事科的副科长办事路过看见，同事一哄而散，副科长拉住他，半嗔怪地说：“你要死啰，我告诉你爸爸去。”他嬉皮笑脸：“我又没做啥，跳舞算啥啦，改革开放了，思想开放点嘛。”

她这才想到，他那奇怪的姓氏和局机关领导是一样的，当真是干部子弟，果然不同凡响。她心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她的父母是一般的职员，一切都要靠自己的。业余时间她一直在夜校读书，清心寡欲，虽然不知道学了以后在机关能否派到用场。努力总归是对的，她工作也很卖力。

跳交谊舞的风终于刮到机关里来了。机关大厅里由工会出面贴出一张海报，周末在



大会议室举行迎国庆舞会。那一个星期里，整幢机关楼仿佛被点燃一样，有人从家里带来四喇叭的收录机，中午和下午广播体操时间都有人聚拢来研究舞步。一个从部队文工团复员回来的老张成了老师，他跳舞的步子出奇的大，两只手将舞伴抓住，展开人家的臂膀，仿佛鲲鹏展翅。一个资产阶级老小姐似的老师努着嘴巴很不以为然，她偷偷地在自己办公室跳给人看那种优雅的舞步。

她的好奇心渐渐被激活了，克服了先前的忸怩，闪着亮晶晶的眼眸靠在门框上看大家踩步子。他们这个科室有十几个人，中年以下的几乎都不会跳舞。老张满头大汗，教了一个又一个，她也被抓到，一二一二地教她最基本的慢四步布鲁斯。她的脸涨到通红，常常忘记老张的叮咛，要把头低下去看那双脚。其实她看脚也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她要透气，老张嘴巴太臭了，烘烘地蒸腾出来的气体简直要把她熏死了。

她身材窈窕，有胸有屁股，也不算笨，小时候体育课上经常做领操的，跳起舞来胳膊、腿都摆得挺有架势，但是她的耳朵不行，对音乐不敏感，怎么也分不清节奏。音乐一响，那个老张就要考验她的听力：“三步还是四步？”她的脑袋立马“轰”地一下炸了，她听不出来，只好傻笑，被老张拉扯着移动。这样，她脚步、身子总体上像一根木头，一板一眼很没有韵味。

在这样全机关学舞的热闹时候，他这个先进的交谊舞启蒙者却不见了，倒也是奇怪，没有人想到要来找他来教。一是大家都当他是不好惹的干部子弟，二是在他的身上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气质，他可以秀给你们看一段舞蹈却未必肯手把手教你。

她学得很累，终于挣脱老张老虎钳般的爪子逃出房间，到阳台喘气。半圆形阳台有一圈宽阔的栏杆，栏杆石头像是用小孩子细碎的白牙齿砌的，洁白晶莹。她俯身在栏杆上向外眺望。楼底下有一棵巨大的玉兰树长上来，肥厚的绿树叶沉甸甸的，玉兰花开的时候，每一盏都像玉石做的碗。幽幽的花香拂面而来，她解开领口，脚轻轻地在地上划拉舞步。

突然身后一声响动，她猛一回头，见到阳台的另一边，他仰靠在一个藤椅上，笑眯眯地看着她，手里照例拿着根点燃的烟。“呀！”她情不自禁叫出来。

“跳舞啊？”他问。“没有。”她抵赖：“我不会跳。”

“女的没什么会不会的，男的会跳就行，可以带的。”他说得很诚恳，不笑了，生怕



吓坏她。她更窘了，连连摆手，好像他会扑上来带她跳舞。她逃也似的走了。



她独自坐在偌大混乱的地方，失望像一只小老鼠似的爬上她的心头，窸窸窣窣咬噬着，她脸上的笑容越来越不自信了，坐立不安，她捏住背包的带子

周末舞会按时开了。

她是早打定了主意不去参加的。周末夜校有课，虽不是考试前夕，不去一次也没什么关系，但这是一个不参加舞会的借口。她将这个借口在办公室一借再借，仿佛意志坚定的刘胡兰。老张有些怪她不争气的样子，可他也顾不过来，有好几个学生要在舞会上汇报成绩，且女的多，男的少，到时他还担心自个儿照顾不过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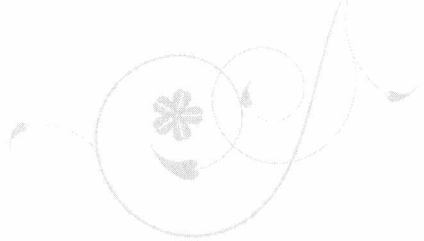
机关的这个大会议室中间是厚厚的磨砂玻璃移门，开小会的时候关起来，现在移门滑拉开了，地板打了蜡，撒上薄薄的滑石粉。桌子和椅子折叠的折叠，靠边的靠边，早早的，已来了几个积极分子帮忙。她从食堂吃完饭，小心翼翼地穿过那里。

刚要走进办公室，听到他浪里浪气地打电话的声音：“……我会到门口接你们的。嘻嘻……放心放心，这里的人土来兮，你么总归是舞会皇后了，哦哦……公主公主……”她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推门进去了，人家约女朋友来，不是很正常吗。

她坐回办公桌整理东西，看看表，现在走时间太早，路上电车正是最挤的时候。她在夜校学法语，这种优雅的语言也不知什么时候可以派上用场。她拿出课本摊开看一会。

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，仿佛是两头刺猬，竖着尖利的刺保卫着自己，都不说话，气氛格外的窒息。她什么也看不进去，脑子里都是他刚才电话对方女孩子的映像，那个女孩一定长得很漂亮，是淮海路上的女孩，时髦高贵，看人的时候，眼睛在人家的头顶上穿过。跳起舞来的时候，女孩的头发飞扬，裙摆翻卷，咯咯咯咯的笑声很悦耳。他拦腰挽住女孩的柳腰，俯在她耳边说笑……

他看她很认真地在看书，这个一本正经要求上进的姑娘真的很好玩，动不动就脸红，像一个瓷娃娃。她脸上的线条是那样的柔和，天然，给人一种舒心的感觉，她从来没有好好地和我对视过，她怕我吗？为什么？



楼下的音响“轰”地一下炸起来，巨响，他和她都被吓了一跳。他马上站起身出去看动静，她这才松了一口气，腰肢也软下来，靠在椅子上，把书丢在桌子上。她不太喜欢回家，家里太挤了，哥哥姐姐结婚都住在家里，都生了孩子，傍晚的厨房里人满为患，川流不息。连妈妈都逃到外地的姐姐那儿去了，如果她回家，还要一个人做饭吃。

她回到上海以后，心里一直很压抑，好像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。她离开上海六年，原本以为回不来了，却不料有了这个机会。从家里出去的时候，房子还是很大的，她睡觉的房间大到甚至可以骑自行车玩兜圈子的游戏。可是，待到她回来的时候，她的家已经被分割成四份。小孩子在脚底下窜来窜去，哇哇哭泣，半夜里，薄薄的板壁后传来嫂子隐隐压抑的呻吟。

她是应该结婚住到外面去的，不止是哥哥嫂嫂、姐姐姐夫这样想，连她自己也是这样想，很坚决的原则。可是，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对象呢？

舞会的音乐终于顺当地流淌出来了，缓慢的布鲁斯过后，华尔兹、吉特巴、伦巴舞曲轮番上场，她想象着楼下人们翩翩起舞的景象，愈发不敢离开座位下楼了。可是上课的时间就要到了，再不下去如果有人上来喝水，发现她没有去上课，拆穿她的谎言，或者拉她下去跳舞怎么办？她左右思索，还是决定动身离开。

机关的楼只有一个出口，到达出口的必经之路就是那个正热闹着的舞会场。她没有办法，把斜背的包包紧了紧，沿着盘旋的铁艺楼梯蹑足下去。下到半楼的时候，她已经看见了舞场的一角，慢四步正放到快结尾处，一屋子的人晃动着，看上去也不像跳舞，像煮着一锅馄饨。她看见和她一样初级水平的同事嘻嘻哈哈地看着脚尖，一二三四地数数。见这种混乱的形势，她不禁一喜，快步下去想穿过人群。

不料刚刚到达门边，舞曲结束了，大家拍拍手散开，议论纷纷地或坐或站或揩汗。这下子她犹豫了，觉得出现目标过大。突然，她看见他冲着她走过来了，来不及思考，她赶快朝会议室旁的文印间躲去。

文印间很小，且黑，他好像没有看见她，相跟着也进去了，进门之后就用打火机点烟，深深地吐。她没有防备，睨视他脸型的轮廓，憋了一会实在憋不住，咳起来。

“哦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他惊讶道。

“我……”她窘极了。



“一起出去跳，我来带你。”他笑着说。

“不不不……我要出去……”她推辞。

“小涛，小涛……”一个陌生的女声在外面急促地喊，门被推开。“小涛，华尔兹了，你快来，没有人敢跳呢！”那个女孩和她想象中一样，是典型的淮海路小姑娘，白皙、瘦高挑，长波浪大圈圈的头发，化着淡妆，没有穿裙子，穿的是华达呢的黑色长裤，裤脚宽大，直盖脚面。女孩很傲慢，根本没有朝她看，拉上他的手飞也似地去舞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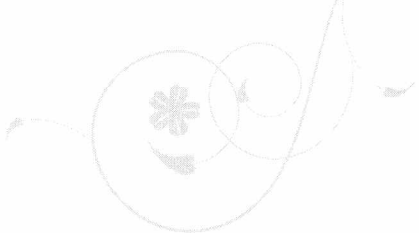
他临被拉走的一刻，回过脑袋朝她深深看了一眼，那眼光中似乎有怜爱还有自嘲，并掺杂了一些令她害怕的玩世不恭。这一眼把她的心看得很乱，她有些呆滞地跟随他们来到舞场，莫名其妙地坐了下来。她紧紧地按住自己的挎包，瞪眼看着舞场中仅有的他们这一对舞伴旋转。

他真跳的不错，右手很熟练地托着女孩的细腰，左手轻轻地扶住女孩的手，那个女孩很服帖地顺着他舞蹈，以他为轴心，微微合着眼帘，显得又时尚又大方。那样大方得体的姿态使她的心里感到了安慰。她很惭愧，觉得自己真是小家子气，真是拿不出手。回到上海在这个上只角的地方生存，如此下去真不是办法。她突然下了决心，从肩上把包除下来，她想试着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。

然而，当她下了这样的决心之后，整个舞场竟然没有一个人看出来，在跳舞的人都有些亢奋，一曲一曲地进行；在休息的都向前冲着身子，有些螳螂捕蝉的急切和野心。尤其是一些长得不怎么漂亮的女人，从她们的脸上还可以看出一点谦卑和谄媚。很多张脸都亮亮的，像上了釉的瓷器，一些人眼光、神色交错迷蒙，似坠入云雾。

由于会跳舞的男士少，粥少僧多，这些平时谦虚有礼的男人脸上出现了短暂的张狂，长期积聚的浪漫主义、英雄主义想法仿佛一瞬间找到了出口，汹涌地在奔涌。相比之下，场上有些交谊舞功底的女人显得含蓄一些，她们比较镇静，舞动的幅度也小一些，保留着知识分子的体面和清高。

张老师“普舞”的时候讲过一些舞场规则，由于交谊舞是从十八九世纪欧洲宫廷舞改变而来，按传统规矩来说，女人一般是处于被邀的状态，她们只消淑女一般坐着等待就可以了。如果有男人前来邀请，没有特殊情况，女人不便拒绝，要笑吟吟地接受。可



是张老师好像忘记讲，如果一个女人已经干坐了很久没有人来邀舞，她该怎么办？此时，她独自坐在偌大混乱的地方，失望像一只小老鼠似的爬上她的心头，窸窸窣窣咬噬着，她脸上的笑容越来越不自信了，坐立不安，她捏住背包的带子想，要不把包包再一次背起来突围出去吧。

一股花露水的味道近拢来，她一看是机关里的小司机，那小司机个子矮矮的，小胖脸蛋，眉目很清秀，其他没什么，就是一开口说话就窜出来苏北腔，让她联想到他的家庭出身。小司机勤劳而阳光，一直对她很照顾，看见她自行车要打气忙不迭抢过去，看见她搬重东西让她放下放下，可是她却不喜欢，总不给他好脸色看。

小司机小心地在她旁边坐下来，问：“你会跳吗？”“不会！”她斩钉截铁，凶他道。

“那我们走吧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”她疑惑地看他一眼。“来来，我开车带你去，一个资本家家里，看录像，还有吃的。是我哥们……”小司机用手拉她。她觉得很好笑，到浑身不搭界的人家里去干什么？她不理睬，虽然刺痛，她的眼睛还顽固地钻过舞动的人群，追寻那一对最出色的舞伴看。“没关系，你跟着我。来来……”也许小司机在旁观察很久了，他来是为解救她。一用力，她被拖了出去。



和机关大厅跳舞迥异，那些男女的身上，狼人电影的刺激犹在，身体绞得很紧，无论快节奏还是慢节奏的音乐，他们都跳两步，脸孔贴着脸孔，女的手放到男的脖颈后面叉上手指，男的双手摸着女的后腰甚至屁股

机关里最好的一辆车擦得锃亮停在旁边弄堂口，小司机发动车，矫健地窜出去，拐了几个弯驶入一道大铁门内。是一幢洋房，但是小司机没有往高出三个阶楼梯的主楼走，来到院子旁。那里原先是一排汽车间的模样，“文革”中抢进来的住户们搬走了，打通成一个偌大的仓库，粗糙简约，有点后现代风格，屋顶很低矮，门敞开着，望进去黑糊糊的有很多人。

小司机叫了一声，东西带来了。“哦，你把它交给老王。”被簇拥在中央位置上看录像的一个胖子潦草地应了一声。“你玩，随便吃！”胖子叉开腿，怀里抱着个坐在他前面的女孩，又交代道。



卸下一箱很重的东西，小司机自动升格为客人，很开心地招呼她坐在人群后面，看一个外国片子。聚集了那么多人开派对似的，证明这盒卡式录像带是不容易搞到的内部片。片子已经放到一半了，是个人狼的故事。一个英俊的男人，白天好好的做绅士，一到晚上就会变成狼。一个漂亮的女人被他爱上后，在野外性交，突然也变成了狼。这个电影最恐怖的就是两个人随着性高潮的到来，如野狼大声嚎叫，响遍山野。她从来没有看过黄色电影，揪紧了心，用双手遮住一大半眼睛，从指头缝隙里看。小司机的头挨过来，蹭到她的肩膀上，扇着鼻翼呼吸声沉重，慢慢的，伸一只手抚住她的腰，先是轻轻试探，渐渐箍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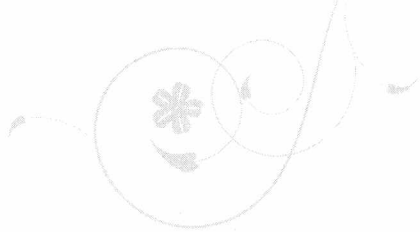
对于异性的肉体接触，她是很陌生的，小司机的手使她感到不自在，腰部肌肉十分紧张。黑暗中她朝前看，几乎每个男人的旁边都有女孩子靠着，或抱着，她坐在最后一排，一股暧昧以致色情的气息充塞了她的鼻孔。她用力动弹了一下，把小司机的手甩掉。接着就要站起来，小司机压住她肩膀，讨饶似的对她耳语：“我去拿饮料，你不要动你不要动。”

看录像的心绪被打乱了，她随便地瞟着屏幕，胡思乱想起来。他呢？他的家不知是什么样子的？从他平时的话语中不难听出他家境的宽裕，南下的老干部，待遇不会比资本家差的，资本家们不论靠勤俭起家还是靠投机发财，几场运动一来积蓄所剩无几，公私合营时讲好吃定息的莫名其妙就没有吃了，而老干部就不一样，主要是政治上倒霉了一阵，风向转得快的，很快也就解放、当权，经济上面没怎么吃亏。她想象他的家也是资本家这样子的，有一幢父母住的主楼，也有他自己的天地，常常可以请一帮朋友去玩。

他们平时玩什么呢？她接着想，除了看内部电影，还有跳舞吧。看他和淮海路小姐跳得那样熟练的舞步，不是一朝一夕练得出来的。交谊舞搂搂抱抱的，再加上黑灯瞎火，唉……她想不下去了，浑身燥热。

“啪”一盏灯打开，录像结束了。那些朝一个方向坐的人纷纷回过头来，伸着懒腰。“赤那！”一个满脸“赤豆”的男人骂道：“刺激刺激！男人就是要像狼，西伯利亚狼，纯种，赤那，结棍。”胖子少爷笑：“依一个人结棍有啥用啦，西伯利亚公狼嘛也要有西伯利亚母狼配的呀。”众人哄笑起来，显然“赤豆”没有女朋友。

“接下来有啥节目？”“赤豆”也不怕窘，脚骨抖抖脖子摇摇一副很贱的样子。“跳



舞好了。”有人提议。“好好好，随便你们。饮料蛋糕敞开供应，阿四你去放音乐，我出矢去。”胖子扔掉怀里的女孩，摇出门。

“我们走吧。”她躲在暗处，拉小司机的衣服。可是小司机眼现崇拜之情，望着这帮公子哥儿，不肯离开：“再看一会，一会会。”她没有办法，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，怎样回家。

舞曲响了，“关灯关灯”有人马上熄灭了电灯，电视机也关掉了，汽车间变成墨黑，靠着屋外的月亮和星星透光。胖子进门没有看清，差点绊跤，他骂骂咧咧：“小贼，就晓得你们要搞鬼，小贼！派出所来人，你们来搞定！”

没人理睬胖子，一对对已经很快组合好了，一点说话的声音也没有，默默地舞动起来。她吃惊地看到，和机关大厅跳舞迥异，那些男女的身上，狼人电影的刺激犹在，身体绞得很紧，无论快节奏还是慢节奏的音乐，他们都跳两步，脸孔贴着脸孔，女的手放到男的脖颈后面叉上手指，男的双手摸着女的后腰甚至屁股。这不是公安局禁止的黑灯贴面舞吗？她感到下体一热，身体抖嗦了，害怕像潮水一样漫上她的心，管不得小司机，往外逃去。



长到二十七岁，守身如玉，从傍晚电影院中的点阵式的肌肤抚摩到现在紧丝密缝的唇的吮吸，来得太快了，她如何承受得了呀。她在他的怀里挣扎起来

机关舞会的热像持续的高烧发个不停，整幢楼都像疯了似的在谈论跳舞的事情。高手们除了期待机关里的周末舞会，还不时被其他地方举办的舞会吸引过去。技艺生疏的愈益着急，加紧训练。她的不积极使她成了老张的帮困对象，见了她就要捉。

他有好几天没有来上班了，主任说他被上面看中，参加一个学习班，集中起来搞创作，他是会写诗歌的人。改革开放的中国需要诗歌。她心里暗暗佩服，猜想他平时看的、想的那些一定很高雅。她向往安静、宽裕、高雅的生活，想到自己家局促的格局不免黯然。

那一阵思想解放，除了很多外国书籍开禁重印，常有比较出格的外国电影过路放映，机关里分配到的票子不多，需要抽签决定。一天她午饭后回房间，看见玻璃台板下



压着一张电影票，翻过来一看是美国电影《辣身舞》。她以为每个人都有的，也没吱声，下了班直接去了新光影院。

开场了，想不到身边除了一个空位，其他人都不认识。她心里嘀咕了一下，马上被电影里面一个喜爱舞蹈的美丽女孩吸引了，这个女孩长得很像她，却比她不安分多了，半夜三更的偷偷跑出去参加出格的舞会……看了一小半，邻座的人才来，放电影的光斑驳地投射在他的脸上，啊是他，她的心狂跳起来。

“哈哎！”他简单向她点了点头，嘴里嚼着口香糖，一股薄荷清香袭来。坐下来以后，他的胳膊肘大大咧咧地占据了全部与她隔邻的靠手。她很尴尬，缩回手垂下来，也觉得不自然，似乎没有地方放，便到胸前交叉起来。

电影放到男女主角不可避免地恋爱了，亲热的镜头很长，一男一女的辣身舞跳得像床上的做爱，激越处激越奔放，缠绵处缠绵悱恻。她的身体被引发了一些感觉，渴望而害羞。这时，她裸露在胳膊外的手指头意料不到地碰到一件冰凉的东西，轻轻的触觉，滑滑的抚摸。她震了一下，意识到是他的手指。她不知道怎么办，仿佛全身的触觉细胞都来到了指尖，他的手指轻浮地得意了一下，很艺术地舞动起来，绕着她的指尖。说来也奇怪，就是那样若即若离的点触，酥酥麻麻地激起她体内一股前所未有的冲动。她心里很明白她遇到了一个调情的老手，她觉得她完了。果然，侧脸看，他脸上一点也没有异样的表情，双眼向前，沉着地看着电影。

黑暗中，停顿了片刻，什么都消失了。她疑惑了，不要是幻觉吧？当时她的表情一定十分可笑，因为她发现邻座的他嘴巴一歪无声地笑起来了，同时，一只冰凉的手飞快地插进她的袖笼里，紧紧地握住她细细的手腕。他的手指十分细长，白天她看见过他的手，青筋明晰，白皙得不像男人。她对自己十分失望，非常沮丧，明摆着遭受他不由分说的流氓举止，她竟然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她也很奇怪自己生理上没有感到恶心，不像小司机碰她，她的肉体会下意识地弹开，她的肌肉会立即处于紧张戒备，而来自他的抚摸明明是暧昧的，不道德的，然而却像是她冥冥之中等待了好久，渴望了好久的。她只是心跳加速，丝毫动弹不了。

就这样，她的手臂一直被她捏在手里把玩，直到电影散场。

她顺着人流涌出电影院，明亮灯光下的观众看上去没有什么异样，衣冠端正如初。